

毛主席视李大钊先生为老师,视定国奶奶的夫君(晚清末代秀才、新中国司法制度奠基者)谢觉哉爷爷为学长,她这样的神坛人物到了105岁还获得全家支持来为一部军事题材电影《娘子军传奇》出境,这里的信任与分量……

1933年底,许世友将军率红九军解放营山,定国奶奶参加了红军并入党。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。1936年随红西路军;征战河西走廊时,在甘肃永昌地区被俘,她因地制宜地在狱中营救红军战俘,成功掩护过女将张琴秋(红军唯一的女将领,摘自《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》)。1937年逃离虎口,经毛主席批准,和“延安五老”之一的谢觉哉爷爷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喜结连理。

而娘子军连的事迹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的琼崖(海南)。定国奶奶和娘子军领袖的原型人物刘秋菊几乎同龄,并且在红四方面军也组建过军事规模最大的女子独立武装。

有宣传部的领导问笔者:李香瑜的原型是不是吴琼花?客观上不是,正史上的“海南姨母”叫刘秋菊,她才是李香瑜或吴琼花的原型。只是谢晋导演的经典之作《红色娘子军》誉满天下,让吴琼花的名气盖过了正主,也让数以

一场相隔九十载的神交

——红军初心(上)

红孩女

亿计的观众误以为“海南系”娘子军是唯一的一支女子武装。于是,又有领导问:李香瑜和吴琼花有没有区别?个人觉得区别很大。谢晋导演重点描述了吴琼花从一位花季少女蜕变成女红军的成长史;而孟奇导演创作的李香瑜已经是一位30岁、颇具实战经验的娘子军领导了,她先后培养了两批娘子军战士,并与之共同浴血激战,最后活下来的仅剩两名警卫员!其中一个田凤英(红孩女饰)在建军90周年来临之际,带着李香瑜最后的军令——“娘子军打剩一个人也还是娘子军!”终于和这位亲历过长征的最年长红军元老汇合了……

定国奶奶见家里来了个娘子军,双眼释放着光芒,我能感受得到她心里的喜悦……这股力量令我不由自主地俯身,亲吻着她的手背。待心情稍微冷静下来,我向她立正行军礼,“工农红军娘子军连向首长汇报!娘子军打剩一个人还是娘子军!”不料,她再三地回敬了军礼……

在场所有人,包括她的儿子谢飘飘叔叔也没预想到。这个珍贵的片段被收进《娘子军传奇》的官方预告片中。

这是我第一次对长辈行吻手礼。因为定国奶奶别有一番气质,和照片上不同——我对爸爸这样说,她不是一般人,自带一股宛如三界之外的气场,对什么都很通透却又很淡,连飘飘叔都有这样的气场。

也难怪,但凡接触过谢觉哉首长的老一辈都用“才高八斗”或“学富五车”来描述他,再没耳闻过其他形容词。特别经典的就是定国奶奶的另一位儿子谢飞叔叔(著名导演)前两年告诉港媒,“不想拍电影了,只想读懂父亲。”我听说后噗嗤笑出了声,飞叔叔是“打赏”了个很大的新闻点,可惜记者没有领悟——从晚清末代秀才到开国司法鼻祖,这是个庞大的工程啊。

不过,定国奶奶还是有令她无法淡定的事物的,就是红军情结。拍摄,看《娘子军传奇》,一晃眼



■插图:王定国首长与电影《娘子军传奇》的警卫员田凤英(红孩女饰)



去英国,看了两个湖,温德米尔湖和罗蒙湖。说温德米尔湖,有人不一定知道,说英国湖畔三诗人华兹华斯、科勒律治和骚塞,喜欢诗歌的人就熟悉了。这三位诗人都曾在温德米尔湖畔居住过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曾说,温德米尔湖能“让人忘掉生活中的区别,如年龄和财富”。

人生在世,忘掉该忘掉的,才会活得快乐。年老的人忘掉年老,富有的人忘掉富有,才会活得轻松。要忘掉这些,不妨去温德米尔湖看看。匆匆地看,肯定是没有效果的,只有住下来,安心地住上一阵子,才有忘掉那些该忘掉的可能。而我们是匆匆过客,只能在湖畔小住,在湖边走走,乘游轮在湖上看看,仅此而已,所以忘掉一说与我们似乎不太相干。

从温德米尔小镇乘游轮到安布尔赛德小镇,可以一路看湖。那天时而下雨,时而雨住了,时而又下了起来。能见度差。雨好像给温德米尔湖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纱,让人看不透,又让人想透过这层纱看到那些曾经在湖畔生活过的诗人。湖畔的房屋掩映在树丛里,看上去都有些历史了,屋顶的斜坡和烟囱都已经发黑,似乎讲述着曾经的故事。

在温德米尔湖畔住了两晚,离开时恋恋不舍,最难忘的是湖畔的那些白天鹅。它们不怕人,你可以靠近它们,给它们喂食。白天鹅又与周围深灰色的房屋形成色彩上的反差。看过温德米尔湖,再去罗蒙湖,便觉得罗蒙湖平凡了许多。当我来到拉斯小镇,走到罗蒙湖边,我的目光被两位老人所吸引。男的一头白发,女的一头金发,都已经发福了,坐在湖畔的靠背椅上,紧紧地依偎在一起,面朝湖水,湖面行驶着游艇,不远的湖对岸是不高的绿色山丘,一座连着一座。

两位老人就这么一直坐着,像一对和谐的雕像,直到我离开这里。当我从他们身后走过的时候,我忍不住拍了一张照片,把他俩的背影和罗蒙湖拍了进去。他俩似乎一直在看湖,百看不厌似的。看着他俩的背影,我就在想,罗蒙湖也能让人忘掉那些该忘掉的。



夜光杯

就好几个小时过去了,奶奶的午休时间早过了,她却一反常态地了无睡意,依旧兴致勃勃。客人们见了怕打扰她,纷纷起身告辞,工作人员就搀她去睡了。没想到不会工作人员跑出来让我去阳台躲一躲——因为定国奶奶不肯睡,正到处寻我!不会她快找到阳台了,阿姨又领着我猫起身另觅藏身之所。我们就这样打着游击似的……直到奶奶把所有房间寻了个遍,发现真没人了,才肯回房去睡。

对此,几天后,我依然感到很吃惊,问了位比较熟悉定国奶奶的长辈:奶奶为什么不把爷爷不得我离开?他说,奶奶这次八成以为我是她昔日的红军战友,一下子想起自己最苦的时候……

红四方面军的很多仗打得十分惨烈。百丈关战斗,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,牺牲了很多,以至于剧团的女战士也参战了。由于她们背着乐器赶路,手里多为扁担之类的棍棒,枪很少,就用棍棍棒棒打。红军打仗不分男女,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,而是一齐打,打得好就赢了,打得不好,人就没了。

长征的时候,女红军都不知道苦了。雪山上空气稀薄,气候变化无常,上山时阳光明媚,爬到半山腰就寒气袭人,等到上山顶时,气温急转直下,冷风把一身大汗一吹,顿觉腰背冰凉,双手被冻得僵直,几乎抓不住木棍,耳朵也仿佛被冻掉。

1936年的一天晚上,定国奶奶在雪山上睡着了,当时人多被子少,只感觉脚冻僵了,手一摸,一根脚趾就断了,留在了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顶。但是作为一名年轻女红军,她就没顾

止不住的泪水,说不完的心里话。独五师513雷达站的战友们,去年,在秋叶动红、桂花飘香的季节,从祖国四面八方、山山水水走到了一起,来到黄浦江畔,返回久别的营区,返回那还在不停转动的天线、兵器、战车旁。

雷达站始建于1965年7月,距今已51年,半个多世纪啊!我们曾激战在云南密马山,宁波清水桥边有我们的身影;龙州前哨阵地的警报还在耳边回响,茫茫海边导弹似利箭直指长空。1967年的“9·8”战斗,在嘉兴击落U-2型间谍侦察机,我们为保卫祖国荣立集体战功。

树高千尺不忘根,人要懂得感恩,坚持本我,不

战友情深

姚华飞



■插图:1964年全家福,前排:谢觉哉、王定国。后排:谢瑗、谢亚旭、谢飘、谢飞、谢烈、谢宏、谢云、谢亚霞

得上包扎也没伤心,而是继续赶路,因为路上那么多人的生死说不准,早就不知道什么算苦了……

我的心到此刻无法平息,因为亲眼目睹了一颗横跨九十载的红军初心,恍如隔世……当年的小红军,坐在面前的老寿星,却始终恪守的初心!于是,就有了昨天说的“边打此文边发抖”的情形,这是实情。只要对定国奶奶有益,笔者以后探望她时都身着红军装。

那天,我们陪着她观赏了《娘子军传奇》的部分片段,先于全国院线公映日(八一建军节)两个月。代剧组全体恭祝定国奶奶阖家建党节、建军节万事如意,笑口常开!

(明日待续)

忘初心。看到孙站长,使我想起了云南密马山,有一天我写了篇日记,大意是:人生一世,草生一秋,为人不做些惊天动地的事情,未免……孙站长听后说:还是做个平常人好,这些做人的道理一直使我铭记在心。

雷达站对我锻炼最大的是两个字:一是吃。胃口大,吃的多。当然这和炊事班辛辛苦苦伙食好也有关系。高永祥在一次电话中说:老四碗(一个能吃的战士雅号),饭量还好吗?我记得和西前在值班时,炊事班送来一盆盆包子,结果两个人全吃光了。当然也能吃苦,再苦再脏再累的活也能干。那时每周用架子车拉大粪,当时我的两个左臂右膀、最好的

转,指战员荧光屏上捕捉25000米高空目标;怎能忘,配合兄弟营近战开歼,三发导弹,打掉敌方侦察机。

分手了,就是我们这几十人的集体,为党和人民奋战在各个行业。谁能想到我们中有这么多先进模范,有勤恳的工人农民弟兄,有公安、检察一线破案的指挥员,也有隐蔽战线的侦察兵;有空军指挥学院的少将,还有著名书法家以及出版过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散文集,现在仍继续笔耕的写作者。

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。当你看到四任站长的笑容,还有混三旅副旅长(曾任雷达操纵长)仍是那股潇洒热情,第一任站长80岁了,第二任站长77岁的白发,第三任站长爽朗的笑声,第四任站长温厚真诚,花白头发的老指导员在一旁微笑,技师“老四碗”高永祥手中的酒杯,更多的是转业退伍指战员的“到”声,我们怎么能不动容!“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”。我们看到站长夫人似墨里藏针的秀发,也看到各位战友夫人的笑影,下一代是那样青春勃发有活力,是你们操劳家务,永远支持我们在前线,在边疆,在荒漠,在海岛,在军营……

战友们,又要分手了。今天,我们大多数已退休离职,或在第二线。为了进一步促进战友们旅途愉快,我将自己一万元稿费赠了出来,祝福大家一路顺风,各自保重!

铁血军徽

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有贺

王家林

九十年前第一枪,工农队伍破天荒。
金戈北固龙盘地,铁马南摧虎踞冈。
踏浪冲波驱海魅,穿云贯日锁妖魑。
主权神圣岂容犯,八一军徽铁血装。

曾任人民海军副司令员的张序三曾是新中国第一代驱逐舰舰长,他的“海军生涯”有不少“上海元素”,让人感慨万千。

解放战争期间,作为华东野战军(后称第三野战军)教导师第3步兵团的一员,1949年4月23日,张序三随部队集体转入华东军区海军,这就是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。张序三被选派到海军南京联合学校参加两个月的海军专业学习,不久成为新中国海军的第一批军官。10月25日,组织上安排张序三到驻上海的“黄河”号军舰担任政治干事,党支部书记(后为副政委),那是随国民党第二舰队起义的美制中型登陆舰,原来叫“美盛”号,舰上全部采用美制武器装备,包括操舰口令都是英语。包括张序三在内的舰上人员都是陆军出身,对军舰上面的岗位与职责并不熟悉,要从零开始向起义人员学习。工作中,张序

三深深地感到,面对技术兵种,懂技术太重要了,否则人家不服你,“在舰上,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”。于是,张序三把自己的学习目标就定在“当舰长”上,“我要是会开船了,说话就有分量”。

最初学习舰艇操纵与指挥

新中国第一代驱逐舰舰长的“上海往事”

李苏宁

十分困难,这些起义人员当初在国民党军中有严格的等级制度,只能是“官教兵”,而不像解放军的传统是官兵互相学习,因此沟通上要相互磨合。另一方面,舰船上用的海图都是英文的,连美制电罗经上面的标识也都是“N、E、S、W”(即北、东、南、西),这对文化程度不高的新手来说产生了一定的“隔阂”。张序三一想要学了英文才懂得多少时间啊?于是他边干边学,同时

向上级领导提意见:第一赶紧把海图编成中文;第二下口令改成汉语。这两条实现后,技术进步就快多了。

张序三在舰上到处跑,什么都学,很快熟悉了舰上工作。有一次,“黄河”号的舰长和政委都出去开会了,但军舰要回上海扬子江海军码头,问题是谁开船呢?张序三主动站出来说:“我开。”他心里有数,那天有点慢,黄浦江船多,张序三开得很慢,最终把军舰安全地停到海军码头。舰长回来一看,舰上各方面都挺好,就表扬了张序三。两个月后,政委集合全舰同志宣布华东军区命令:“黄河军舰副政委张序三同志改为该舰副舰长。”后来人们才知道,“副政委开船”

这事儿报告给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,他非常高兴,因为在从陆军转到海军的人员中,张序三是第一位能够指挥操纵中型舰艇的指挥官,正是他的亲点,注定了张序三走上舰长的道路,那一年,张序三才21岁。

1952年,张序三作为新中国第一次派往苏联学习的海军军官,来到列宁格勒海军专科学校学习,毕业后相继在护卫舰、驱逐舰等舰上任职。特别是1956年,张序三被任命为“长春”号驱逐舰舰长,时年27岁,成为当时新中国海军最年轻的驱逐舰舰长。在其指挥下,1962年4月,“长春”号与入侵我领海的美驱逐舰“狄海文”号较量98次,终于将其逼出海外,创造了新的传奇。

人民军队第一支潜艇支队诞生,明请看本栏。

光荣之师

十日谈